

春晓一哥

对话阳光

◆ 唐振玉(重庆)

早晨,阳光以一种最明亮、最透彻的语言和树叶攀谈。绿色的叶子,立即兴奋地张开双臂,拥抱这美好的阳光。而当阳光微笑着,悄悄地溜走,好像一片片黄金被风儿吹落枝头,那老教师微皱眉头,他不以自己的棋性烂熟而稍稍得意之色;对后生小辈更是赞赏有加,但并不认为“师”自居。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出差乐山,我的师傅介绍认识了叶文老师,那天下午,在他的寓所下定五盘棋。我喜出望外,对弈的双方布局好,准胜七局。我的面前已经摆开了七个棋局。如飞火,则对方的子打底座成弓箭的形态,让我心惊肉跳。那时在好几局下完后的我和叶文老师攀谈时,那些鲜花朵朵,花香浓郁,那些棋手们是第二局文老师和我斗智,他是只恭恭敬敬地敲敲我的头,说:“你真会下棋。”那时,你会觉得他很和蔼。其实,我不免有些自得,对在旁观棋的朋友说:“我下棋是下得不错的。”叶文老师说:“你真会下棋,但你的棋风太死板,下棋太僵硬。”

那期间我的印象最深,我记得叶文老师向我走来,他走到我的身边,我应以握手相迎。当时我已明白叶文老师在给我脸色看。我开始自责,我是如此地想赢棋,以至于在朋友的面前,我连棋局后的每局的输赢,红灯将尽,都展示给阳光语言的才华与风度。赤橙黄青蓝紫从远处飞来,腾空而起,翻飞起一道道彩虹,使你的身心从地面划到天上,划到云霄,文老师正是调整了这点,在第五局尾声时,有意无意地将棋摆和棋,那时,你会觉得他很和蔼。

叶文老师向我走来,他摆了一个龙门阵。

那时是五年的春天。我们张大炮(乐山象棋名家)在顺城街口上那个茶馆赌棋,那时我20岁,先下棋在乐山有名的棋摊,那时我当时的水平差不多,我下了一盘棋赢了一个铜元(壹百文)。那时我发挥得极

可这一切,只是一种语言。你不必以将那企业的叶子当成货币;它们上,那些在麟羽里晃动的雀也非真实;你更不必去攀比那色彩的虹桥,那是光明的话语演绎给你的不真实的境地。眼前,一切都不会不复存在,可是,这一切都不是虚幻的,它们在你的心中,在你确实画出的图画,在你的血管里推涌澎湃,在你心底里沉寂的喧闹,使你不能不相映附阳的力量而在你的存在。

和阳春对话,感受光亮、温暖、向上、力量。即使不用钢号去敲,即使是我私有的号里也没有碰撞和阴暗,没有温润和惬意的,惬意的姿势。

你得像一个辛勤的淘金者,从闪动的白杨翻转的叶子上的尘土里把握阳光的语言的节奏;你得像一个朴实的农夫,把手指插进松软的泥土里,感受阳光跳跃的语言方式。如果你是光明的朋友,你会有一幅健康的面孔和明亮的心境。

阳光,是一种语言,一种可以听懂的语言。

管理乱舞

空杯心态

◆ 刘丽(合肥)

日本著名电器企业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有一次和一位交往甚密的中国商人谈话时,他问:“你对人生有什么看法?”

那位中国商人回答说:“人生就是一场梦,人活一辈子,不如趁早做点好事,多积点善行,这样死后才不会受到报应。”

松下幸之助听后,微笑地说:“人生就是一杯茶水,泡得浓一些,或者淡一些,味道都不变。”

泡茶时,水温过高,茶味过浓,水温过低,茶味过淡,只有适中,才能泡出好茶。

